

富國島雜憶(上)

萬里烽烟入越南之七

中共出兵干預韓戰

入越國軍在富國島等地留住數月之後，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廿五日，北韓發動戰爭，侵略南韓，這當然是克里姆林宮吞併世界日程表上原定的計劃。他的目的，乃是利用代理戰爭，來試探民主國家的反應，勝則囊括全韓，窺伺日本，敗則知難而止，置身事外，另圖活動。不料美國總統杜魯門，忽然改變遠東政策，採取強硬態度，聯合國復以最迅速的行動，通過制裁侵略的方案，英法澳土等十六國，繼美國之後，出兵援助南韓，幾經苦鬥，始得挽回頹勢。其後因麥克阿瑟元帥的卓越指揮，登陸仁川，截敵歸路，北韓軍遂告瓦解，聯軍正擬揮軍北進，飲馬鴨綠江上，預計於卅九年聖誕節前，結束韓戰，而中共頭目，又御史達林之命，出兵干預，藉人海的優勢，施意外的突襲，遂令聯軍受挫，節節撤退，終因聯軍砲火熾盛，並握有制空權，共僮的人海戰術，無法施展，三次春季攻勢，皆被粉碎，傷亡慘重，聯軍也因受到種種牽制，不欲冒三次大戰的危險，穩紮穩打，戰事遂成僵持的局面。總計民國三十九至四十年間，聯軍遠涉重洋，參加韓戰，物質方面的消耗頗大，而共軍人員的損失，達百

餘萬，所受打擊，更非輕微，後來雙方都爭着要面子，誰也不肯認輸，所謂「勢成騎虎，欲罷不能」，這場戰事，直到艾森豪當選美國總統才勉強結束。

民主國家在韓戰中暴露了兩項弱點，第一、撤免麥克阿瑟，犯了「陣前易帥」的兵家大忌。第二、沒有貫徹初衷的決心，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處處居於被動的地位，明知蘇俄的野心是企圖征服世界，但仍不惜姑息養奸，縱容遷就，以換取暫時的「虛偽和平」，為未來貽下無窮的禍害。

互相觀摩克難展覽

留越國軍在春季運動大會後，第一管訓處即擬依照第一次全體官兵代表大會的決議，組織觀摩團，前往介多參觀第二管訓處及預幹班等單位，藉資借鏡，並增進友誼上的聯繫。嗣因發生鼠疫，一再遷延，至六月廿七日，始能成行。此次赴介觀摩團，由張處長親自率領，團員計有高樹華、張紹昌、李毓芳、卜毅、總隊長—姜文齋—參謀長—常秉之—參謀主任—吳興幹—政工主任—等人，六月廿七日午後四時許，由陽東搭乘小汽船，七時許抵達介多，住第二管訓處處部，當晚即

分別拜訪第二管訓處各總隊長預幹班各大隊長以上主管，連日分赴各營區參觀，二管處及預幹班均集合全體官兵，敦請張處長出席講演，並舉行歡迎晚會，上演平劇、話劇、粵劇、桂劇、湘劇等，名票邵太太亦出場助興。卅一日該團仍乘原船返部，據云，二管處招待殷勤，官兵精誠團結，內務整齊劃一，殊堪取法，而情感之交流，學術之砥礪，獲益尤多，可謂不虛此行。

克難運動，在台灣已於卅九年熱烈展開，並選舉各項克難英雄，於四十年元旦晉謁總統蔣公介石，備受嘉勉。入越國軍的處境，較之寶島台灣，其艱困恐不止百倍，羈身荒島，蠻煙瘴雨，一無所有，隨處均須克難，故不必倡導，而自然邁上克難的大道。總處為激勵士氣起見，特定於四十年陸軍節「七七」，舉行留越國軍克難展覽大會，事先通令各部，徵集各種克難成品，陳列於中正堂，展覽三天。大而牛車桌椅，小而地球儀以及樂器書畫、日用所需的品類，幾乎應有盡有。在這三天中，華僑及越南民衆，均可自由參觀，會場極為擁擠，讚賞之聲不絕。這些東西，在平時實不足奇，但在這個荒涼的島上，有此成就，誠為難能可貴。展覽後，並經總處組織

歐陽明

評議會，品評次第，分別給獎，團體第一爲四總隊新建營房，個人第一，爲三總隊王某之藤器。

忠貞志士陸續南來

民國四十年七月上旬某一天的上午，天氣非常炎熱，我正在房內翻閱報紙，忽聞河岸邊軍樂悠揚，人聲嘈雜，大家爭傳法方又運來了一批國軍，我爲了好奇心所驅使，也就趕往橋頭一看，只見到處貼着紅紅綠綠的標語，歡迎在國內與共匪苦鬥的志士，那些部隊，正像一列長蛇似的，打從橋上經過，穿的都是青藍色老百姓衣服，襤褸不堪，鳩形鵠面，鬚髮很長，一個個都現出形容憔悴，精神疲乏的樣子，其中有一個已到橋頭，還掉下水去，其德困可以想見。他們被引到中華公學內休息，並招待茶水後，分別導往飛機場預置的帳篷內，作暫時的安宿。這批國軍的番號是二七二師，裏面也有少數廣東游擊部隊，在大陸淪陷以後，留在雲南邊區，和共匪苦鬥了一年多，歷盡困苦艱難，卒因彈藥不繼，被迫退入越南。該師師長余啓佐，在紅河作戰陣亡，後由副師長張亞龍率領，官兵共計千餘人。這批忠貞志士，其遭遇和我們相同，也許更慘，我們當然非常同情。第一管訓處各部除送給蔬菜，讓住營房，派兵替他們理髮外，並假四總隊司令台，召開歡迎晚會，由華光劇團上演平劇狸貓換太子，總處亦曾作同樣表示，該部官兵，精神上獲得了無限的安慰，回想我們初到島上的時候，滿目荒涼，四顧茫茫，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僑校舉行懇親大會

由大陸上帶出來未成年的男孩子，除有親屬的外，那些孤零無依的孩子們，爲了管理訓練方便起見，特組織了一個童軍隊，把他們全部集中起來，共有一百五十餘名，派青年軍官楊自恆担任隊長，生活方面，按軍事管理，教育方面，則按小學課程施教，以灌輸他們的國民基本常識。他們裏面，大的有十六、七歲，小的僅八、九歲，經過一年的鍛鍊之後，一個個都健強而活潑，非常有禮貌，學習精神很旺盛，尤其對於歌詠和游泳兩項，成績極佳，舞蹈也博得觀衆的好評。八月間，他們曾舉行一次游泳表演——地點是陽東河——每一個孩子，都能游上幾百公尺，有的可以游到兩千公尺，入水的姿勢，也很美妙，並且還能在大河中擺成「中正」「反攻……」等字樣，望上去好像天空的雁陣一般，煞是好看。法國朋友，在場參觀的，都露出驚奇而讚佩的表情，有的替他們拍照，有的贈送食品，兩岸觀衆，更是掌聲盈耳，爲營區創下了一幅生動而熱烈的鏡頭。

此地的中華公學，卅九年六月間，即由留越國軍第一管訓處派員辦理，並在陽東西南海岸邊修建校舍一所，學生百餘人，其中華僑子弟約佔十之六七，國軍子弟在該校肄業者，亦有數十名，設備雖甚簡陋，而因教學者之循循善誘，成績頗有可觀。四十年初，改歸總處接辦，將校址遷移陽東河北橋頭左側，仍由國軍代爲興建，規模較前爲大，且以密邇營區關係，國軍子弟就學便利，學生更多，每日書聲、歌聲，洋洋盈耳。七月廿六日，該校爲謀與學生家庭增加聯繫，並使各方明瞭辦理狀況起見，特舉行了一次懇親大會，午後四時聚餐，七時假中山堂舉行晚會，由學生排演舞蹈、話劇等項節目，動作天真活潑，頗得觀衆讚美，各學生家長，更喜笑顏開，樂不可支，十一時許，始盡歡而散。次晚復連演一次，招待營區官兵，在此沉悶的雨季中，洵爲孤島具有意義的盛會。

異邦初度中秋佳節

「中秋」這一個佳節，在每一個人的腦海裏，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尤其在離鄉萬里的海外，逢着這樣一個節日，更蘊藏着無限的感慨？卅九年中秋的時候，國際的形勢，尙未明朗，我們的環境和待遇，也尙未改善，大家的心情，非常鬱結，所以中秋那一天，雖然也曾演劇慶祝，實際上等於敷衍故事，四十年可不同了，民主與極權的陣營，已顯明的劃分，美國對遠東的政策，已大加改變，台灣新生的力量，已經成長，法方對我們的態度，也日趨友善，營區的官兵，不僅在精神上比卅九年團結振奮，就是物質方面，較之卅九年，也豐富得多，因此，四十年中秋，白天裏充滿了一片猜拳行令的鬧聲，弟兄們大吃大喝，酒醉飯飽，各單位的同仁，循例拜訪，絡繹於途，晚上總處政工處和第一總隊分別表演話劇平劇，官兵各隨性之所好，自由觀賞，平劇有應景的「嫦娥奔月」，話劇則爲「寄生草」兩處都熱鬧異常，十一時許，始行演罷。是夜碧空如洗，明月高懸，大家惟恐辜負佳節，都在野地盡情賞玩，有的品茗，有的下棋，有的玩撲克，有的猜拳，有的

唱小調，鬧到三點多鐘，還是人聲嘈雜，幾乎成「狂歡之夜」，究竟這些人真在狂歡嗎？不，我想每一個人心的深處，都有說不出的離愁別恨，「每逢佳節倍思親」遙念大陸上的親友，在共匪虐政之下，音問不通，存亡莫卜？誰還能抑制住心頭的創痛？！我們希望四十一年之中秋，能够回到祖國的懷抱，能够一家團聚在一起，那時舉杯對月，纔能一抒胸中的塊壘。

二期校閱政治大考

第一管訓處自四十年七月一日起，即進行第二期教育，預定九月底完成，為明瞭各部實施概況及成效，特定於九月廿五日開始第二期校閱，分組檢查，其校閱項目：為識字教育、手榴彈投擲、劈刺基本教練、步兵操典問答。政治方面：則按照台灣辦法，於廿九日舉行大考，所有官兵一律參加，由劉副處長担任主考官，各組主任及督導組組員担任監試官，官兵各分五場應試。這種大考在本島固為創舉，即在過去部隊，亦無前例。是日試場空氣，異常緊張嚴肅，官長方面試題五個：(一)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是什麼？(二)民族與國家的區別？(三)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有什麼分別？(四)三民主義的一貫性怎樣？(五)三民主義革命的目的是什麼？士兵方面，則較為淺近，評閱結果，成績甚佳，不及格者極少；而識字教育，則幾全數皆為百分，足徵士兵文化水準已日漸提高，繼續訓練，大多可培植成爲幹部，這實在是入越後的一大收穫。

木船艦隊浮海來訪

四十年六月間，張用斌處長曾率領各室主任及各總隊長前往介多觀光，九月廿六日，介多第二管訓處派第五總隊龍總隊長，率該處軍士隊六百餘人來陽東訪問。一方面增進連繫和友誼，另一方面，也是禮尚往來，含有答聘的意思。他們計分水陸兩路，陸路取道陽介公路，水路則係乘自製的小木舟四十九艘，每艘五人六人不等，乘風破浪，浮海而至。早晨七時，由介多出發，午後二時，即已到達陽東，是日總處暨第一管訓處各總隊，均派官兵前往碼頭歡迎，當他們的艦隊像一字長蛇陣一樣，一隻接着一隻，進入陽東河內的時候，軍樂隊吹起雄壯的歌曲，岸上的歡迎人員以及僑胞和法、越兩國的觀衆，都情不自禁發出了一片歡呼，法方朋友，並贈送他們煙數十包，以表示由衷的敬意。他們的艦隊都是用大樹挖成的，含有上古時代「刻木爲舟」的風味，每隻船上，兩旁刻有船名和號碼，有的用地名，像「南京」「上海」「重慶」「西安」之類，有的用人名，像「克強」「勾踐」之類，有的用山名，像「華山」「嵩山」之類，有的用水名，像「湘江」「長江」「柳江」之類，而以「南京」號爲旗艦。操舟的戰士們一律赤膊短褲，精神抖擻，一個個被太陽晒得黑油油地，更顯出他們的健壯。他們都是兩廣健兒，深識水性，對操舟更是行家，否則，以這種古老的獨木舟航行大海，實在有相當的危險。

當他們將要抵達之前，第一管訓處早在大門口的河岸，準備了許多繫船的木樁，他們依次排列岸邊，然後上岸休息，那些由陸路來的，反而落在他們的後面。

這批訪問的部隊，除了幾位中級官佐住在第一管訓處處部外，其餘分住各總隊，第二天起，每天犒賞大水牛一頭，官長則由總處與一管處分別招待，茶會酒會，每晚排演平劇話劇豫劇，藉資聯歡，雙方的情誼，可說到了水乳交融的境況。他們一連參觀了三天，據表示，對陽東國軍的建設與訓練，留有很好的印象。廿九日晨七時，他們仍分水陸兩路回介，總處何參謀長竹本及第一管訓處張處長用斌，暨各部官兵代表，齊集河岸送行，總處併頒「乘風破浪」錦旗一面，給予他們艦隊，以資激勵，當他們鼓棹回航時，岸上的軍樂聲和掌聲，又突破了岑寂的空氣，直到最後一隻船影沒入陽東海灘後，始行停止。他們這支艦隊，可以稱得上是「克難艦隊」，而這一次的訪問，其收穫也算得極爲圓滿了。

海外重逢雙十佳節

時光如流，一年一度的雙十節又嫻嫻地降臨了，過去我們在國內慶祝雙十節，心中無限愉快，自從大陸淪陷，羈身異域，每逢佳節，祇增惆悵！卅九年的雙十節，雖然也曾舉行慶祝，但國運坎坷，前途黯淡，提不起半點興趣。四十年國際情勢，益趨明朗，台灣地位，益臻鞏固，反攻復國，將由理想而成事實，大家異常興奮，黃杰司令官由西貢來電，放假三天，以示熱烈慶祝。這天氣候晴和，上午十時，在飛機場升旗後，舉行閱兵典禮，接着開慶祝大會，到有法方越南兩國西貢來賓，島上僑胞，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參加，與

致勃勃，較之卅九年景象，大不相同。

晚間由總處及第二總隊分演話劇平劇，次日忠貞（總處代表隊）力行（一管處代表隊）飛虎（華僑代表隊）各隊舉行籃球排球友誼賽，是晚提燈遊行，七時卅分，在飛機場集合，原擬擺「反抗俄」等字，嗣以觀衆擁擠，無法展開，臨時改變計劃，從飛機場出發，經忠貞橋沿河直上，過橋繞陽東市一週，參加遊行的人數，約在五千人以上，燈籠、火炬、高蹺，像長蛇一樣的湧進，鑼鼓聲、歌聲、口號聲，響徹雲霄，而燈籠花樣之多，誠可謂匠心百出，應有盡有，勿看輕那些戰士們，他們真够聰明，所紮的螃蟹、蝦子、鯉魚、蜈蚣之屬，都像活生生的蹦蹦跳跳。

其中有毛匪澤東跪像一幅，後有一像以大刀砍其頭，每行一步，輒自動地砍他一次，觀衆觀狀，無不發噱，實爲大快人心。

據居民云，此乃本島空前未有之盛況，直鬧到晚上十二時許，大家始盡歡而散。

不管怎樣的熱鬧，一想到大陸同胞的慘狀，一想到國慶不能在自己領土上舉行，我又不覺惘然了！

蠻荒埋骨長憶忠魂

第一管訓處副官組主任張伯緯，因患腹膜炎，於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時起痛，次晚十時即病歿於陸軍醫院。張君夙患胃病，據其日記所載，自九月下旬起，即感腹痛甚劇，夜難安枕，誤爲夙疾，遂亦漠然視之，未予留意。十日曾參加雙十節慶祝大典，是晚與筆者同在總處觀演「大地

春回」精神頗好，毫無異狀，十一日晨，隨姜參謀長至榮譽大隊談天，歸後早餐，甫進半碗，覺腹痛難忍，午後遂送往醫院，醫生施行檢查，不識病源，翌午開刀，腹中膿水甚多，始悉爲腹膜炎，醫治緩時，無可挽救，張君爲湘之邵陽人，年卅六，畢業於洛陽分校，曾任隊長營長等職，爲人和藹可親，勇於負責，勞怨不辭，秉性忠誠，富正義感，其日記頗多愛國傷時的記載，我們相識，係行軍在廣西靈川以後，嗣因過從日密，而友誼漸隆，於其逝也，不禁爲之涕泗汎瀾。十三日上午十一時，第一管訓處爲張君舉行追悼會，張處長何參謀長親臨致奠，總處與一管處校級以上官佐及各部士兵代表數百人到場執紼，並由總處報請國防部追贈陸軍上校，其靈柩安厝於飛機場之東端，枕北朝南，立碑爲誌，張君之死，長官同事莫不悼念，而入越官兵，年來病歿島上者，爲數甚多，骨瘞荒丘，魂歸異域，這是人生最爲慘痛的事，每當軍樂隊奏起哀樂的時候，心神不覺爲之震驚，這在雨瘴煙蠻的地方，誰能保證自己生命的安全呢？

海天萬里慶祝萬壽

四十年十月卅一日爲 總統蔣公介石六秩晉五華誕良辰，台灣及各地僑胞，均籌備熱烈的慶祝，陽東留越國軍，爲表示擁戴之忱，特於是日上午十時，在飛機場總司令台集合全體官兵舉行慶祝，台之中央，設有大壽字及壽桃壽麵壽燭等物，兩旁懸掛壽屏壽幛壽聯多幅琳瑯滿目，聯語精關者有「萬壽無疆，百祿是荷；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壽儀之精彩者，有四總隊的中國全圖，上書「還我河山」四字，其次爲直屬總隊的紅綾壽幛，由該總隊全體官兵簽名，綴成「萬壽無疆」別具匠心。是晚分別在第二總隊總處舉行慶祝晚會，情況熱烈，總統是中華民族的領袖，是遠東反共抗俄的重心，一身繫國家民族的安危，尤其在這個運處於風雨飄搖，中興大業尚未完成之際，他的健康，更爲億萬同胞所關切，我們很虔誠的祝禱他的壽算與喬松並茂，岡陵並永，由古稀而耄耋，而期頤領導我們，打回大陸消滅匪幫，驅逐俄寇，建設富強康樂的新中國。

十一月四日下午，第二管訓處處長王佐文先生偕同該處參謀主任莫某、李小姐麗莊，由介多乘船翩然蒞止。

六日該處各總隊長及各室主任亦均到達陽東觀光，下榻第一管訓處，一連五天酬酢甚忙。部隊爲了應付友軍的考察，更是忙的不亦樂乎。陽介兩營區經過張處長六月間的親往介多拜訪及九月間介多艦隊的來陽訪問，雙方在感情上與精神上已由接近而融合。

這次王處長之蒞陽觀光，原含有禮節上報聘的意思，然在團結方面，當有更進一步的表現與成就，在留越國軍中，這兩部份可說是主力，在未來反攻作戰上，隨時需要互助，處處需要協同，現在能够互相觀摩，團結一致，打好基礎，其意義甚爲重大。

觀光團於十日晨於熱烈歡送中返介，緊張多日的情緒，始慢慢地平靜下來。

（未完待續）